



# 奶奶的那盏马灯

魏 亮

我的奶奶出生在乡下,姓吴,她的父亲是旧社会私塾先生。因此,奶奶小时候不同于其他一般乡下妇女,从小就学过《百家姓》《三字经》及《四书五经》等,认识不少字。我奶奶具有典型的旧时代农村妇女的特点,洗衣做饭庄稼活,包括针线活,都能来。在我童年记忆中,奶奶的煤油灯是最不能忘记的。

奶奶那辈人称煤油灯为马灯,用的是洋油,我至今也不知何故。奶奶一生辛劳而勤俭。一到晚上,奶奶才把她心爱的煤油灯端出来,点着了放在桌子上,做针线活。虽然那小小的火头只有黄豆粒那么大,闪着淡红的亮光,却立刻赶走了屋内的黑暗。我当时就好奇地问奶奶:“您把火头弄大些,不就亮多了吗?”奶奶笑了,说:“傻孩子,我知道,这是为了省油呀。”为了省油,奶奶穿线的时候,需把针眼靠近火头,对着亮光才能穿上。就这样缝呀,补呀,煤油灯像是她的亲密战友,总是站在她眼前,默默地释放着微弱的光,陪伴着奶奶,并把奶奶



的身影投放到土墙上。当奶奶晃动身子或举手拉线时,墙面上像演皮影戏似的,我很喜欢看,总是在土墙上用手捕捉奶奶的身影。有时候,夜里我被尿胀醒了,发现奶奶还在煤油灯下不停地缝补衣裳。她老人家就这样长年累月地为我们全家不知疲倦地忙碌着,煤油灯的灯光就是最真切的见证。

奶奶很能干,不光会做针线活,还会纺线。每当天黑,她先把煤油灯擦一遍,挂在纺车上方的墙上。奶奶说,灯放高了,不显亮。那时,我还不不懂这句话的道理,但我确实看到灯光有了魔力一样,屋子里到处都是亮光。奶奶坐在小木凳上,左手摇车,右手摆着棉条慢

慢地向后拉,棉条里便吐出一根细细的线,越拉越长。然后左手倒车,那线便缠在线轴上。这样反复进行。不到一个小时,便可缠满一个线轴,像一个成熟了的玉米棒子,摘下来给人一种收获的喜悦。

奶奶不但会纺线,还会织布,并且有点手艺。特别是在夜里,灯光太暗淡分不清经纬线的布局。奶奶再也顾不上省油了,把灯捻子调到最大。这时,煤油灯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立刻精神焕发,光芒四射,屋子里顿时亮起来。奶奶坐在织布机前,手脚并用,不停地忙碌着。伴随着“咔嚓、咔嚓”声,梭子左右不停地来回穿梭,织成的布一丝一丝地向外移动。当煤油灯疲倦的时候,

亮光便慢慢地弱下来,油枯夜深时,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打着哈欠上床休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奶奶与这盏煤油灯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它成了奶奶的宝贝疙瘩,奶奶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呵护着它。有时,我晚上去奶奶那玩耍,奶奶生怕我把煤油灯弄倒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奶奶也渐渐老去。但是在我读小学时,奶奶还能认出《新华字典》上的很多字。我那时,指一个字,奶奶就能说出是什么字。奶奶很是得意,我对奶奶很是佩服。我读初中时,她患上了白内障,视力下降得很快。从此,不做针线纺织活了,也很难认清《新华字典》上的字了。

今天我回忆起,奶奶已离开了我们整整二十年了。那盏煤油灯也不知去向,父亲在老屋也未曾找到。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煤油灯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农村生活的舞台。农村家家户户都通了电,用上电灯。而此时的我,却想起奶奶,总会想到那盏煤油灯,还有闪烁的光亮……

黄光军

今年上半年,最多的天气,就是下雨。今天雨、明天雨、后天还是雨,阴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雨变着法子在下。太阳公公好像被云奶奶牢牢地看住了,没有出头露脸的机会。

都说“春雨贵于油”,今年湖南的土地可是揩足了油、富得流油。空气被水浸透了,湿淋淋的,仿佛抓一把就能拧出水来。衣服和被褥都潮乎乎,紧贴着皮肉,感觉无数水分子争先恐后往身体里钻,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拼命要把湿漉漉的衣褥推开,想挣扎出一个喘气的空间。在这样连绵不绝的雨水中,连心情也湿巴巴的,霉气很重,难得高兴。即便些许快乐,也凭空增添了许多沉重,沉甸甸的,好像掺了水的蜂蜜,只剩下象征性的一丝丝甜意。快乐就像点不着的湿柴,只看得见烟,看不见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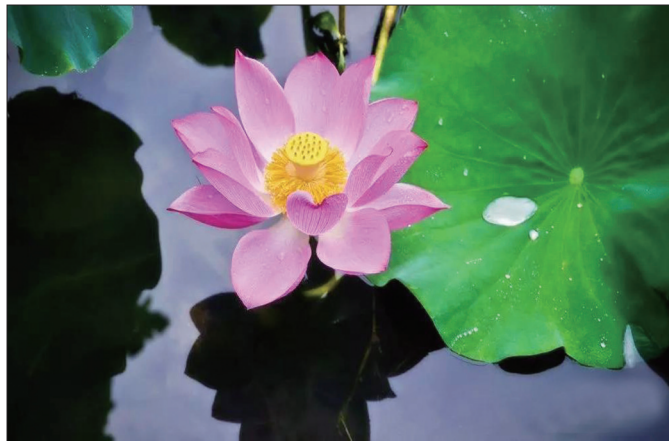
大爷大妈们都闷了,广场舞没啦。以往每天晚上踢踢腿啊弯弯腰,如今许多日子没动弹,全身懒筋发作,恨不得用电熨斗把天空熨干,好去痛快淋漓跳一场。爱好运动的人士更郁闷,只能在雨的缝隙中打个球、投个篮。很多时地面还没干,就有人打球来了,但打不了十几二十分钟,天上又飘起了蒙蒙细雨,像风像雾、像牛毛、像针尖。刚开始还想坚持,以为能捱过去,然而终究捱不过去,雨慢慢变大了,一滴一滴落了下来,打在赤裸的皮肤上,凉沁沁的,与蒸腾的汗水混和在一起,那叫一个酸爽。

最不痛快的应该还是那些小娃娃,住在城里的高楼上,就好像鸽子待在笼子中,无时无刻不想往外飞。邻居家有两个小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每天晚上七点一到,准时要出门。他父母戏称“遛狗的时间到了”。“遛狗”的时候遇见下雨,小孩固然兴高采烈,大人可就苦不堪言了。

真正的狗子遇到下雨,宠物狗和非宠物狗的待遇截然不同。土狗不管雨有多大,照样在泥水里打滚嬉戏,开心了全身一抖,毛发顿时膨胀蓬松,周围三尺全是狗身上溅出来的泥水。宠物狗则不然,别看平时登堂入室,像个宝贝,此刻却享受不到土狗的自由,只能傻傻待在屋里,眼巴巴看着土狗儿撒欢。

雨下个不停,在这样雨淋淋的天气里,最开心的,应该是卖雨伞的人。

雨一直下



## 今又荷花美如画

周进军

我不敢出声,不敢把世俗的身影

投放在荷的叶面。因为一粒圆滚、透亮的水珠能折射出世人的不安和羞愧

暗香浮动,倩影清浅,还有晶莹闪烁。一只柔软的手伸入人们体内,驱散黑暗借一丝光明,洞彻你那温暖的灵魂

天蓝,山青,水碧

微凉舒沁的风,仿佛按上

帝的旨意

与秩序,将神圣和庄严的美举行仪式般热烈揭幕

取一枚大自然细小的松针可轻轻刺破躺在叶面上的黎明

我惊颤,面对原野无尽秀色竟不敢挪动沉重的脚步

我以虔诚之念,在江南池中慢慢浸润、洗礼和体悟见小荷才露,有蜻蜓立尖,

我想

流落满池的是一幅画,还这是一首诗?

林目清

一只小鸟,在天空飞翔  
显然,它已飞过一路风雨  
返回故土,在此,重新落脚筑巢  
飞落昔日老屋的窗台  
它从外乡叼回的那根草棍  
那么坚硬而殷实,插进故乡的泥土  
足以撑起故乡的一个春天

它看着父老乡亲的望眼  
感觉很骄傲,很幸福  
它是一只从外面带着名片  
回归的一只小鸟

名片系在脖子上在发光  
照亮了乡村的小路  
父老乡亲看着它,钦佩,感动  
大家纷纷涌来  
那一阵轰动的脚步声  
几乎把它扑楞楞惊飞

它是一只飞越时空  
跋山涉水而来的小鸟  
踩响了故乡的心跳  
看它风尘仆仆的样子  
父老乡亲的目光  
泪珠一样,疼痛而温暖

飞进屋里的一只鸟或蝴蝶

其实,我的屋子  
这也是一间小巢  
一只鸟把它当自己的巢  
飞进来也可  
就像那些苍蝇蚊子  
是我这间屋子住熟了的常客

只是有很多它不理解的事物  
它不理解这里的墙,为啥挡住阳光  
窗为啥挡住风,以及  
天花板为啥挡住天空  
不理解桌子书籍和水杯

不理解门和门上的铁锁  
它只是来来回回地惊飞尖叫  
在一扇透明障碍物上扑腾  
当然,它更不理解  
我为何千方百计扑捉它  
用双手把它捧到窗外

这时我看到  
飞向天空的鸟才是一个  
留在屋里的我才是一只鸟

刚送走一只鸟儿  
屋里又飞进一只蝴蝶  
窗外的另一只蝴蝶在哭泣  
这哭声,惊动了我的初恋时的泪水

飞回家乡的一只小鸟(外一首)